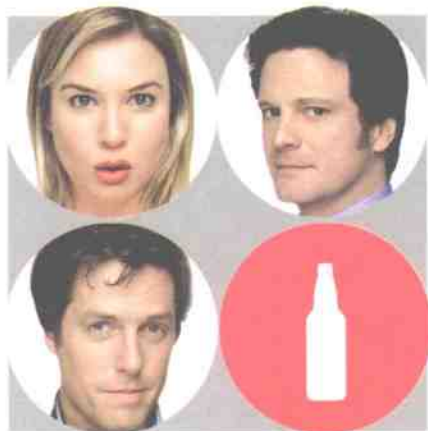


BJ减压记

〔英〕海伦·菲尔丁 著
萧妃君 译

大腿围减掉3英寸，早上决不赖床。
香烟消耗每天小于3支。
积极抵挡横刀夺爱。
存钱！存钱！可能的话，连退休金都要存！



都市女子时尚读本 白领丽人职场快乐经

新经典文库263

青鸟文丛14

不与比尔·盖茨比财富。

不与希拉里比智略。

不与戴安娜比优雅。

她, BJ, 从自己的糗事中寻找快乐, 最快乐!

有哪个男子会不爱这个女人?

——《纽约时报》

如果真爱你的女友或太太, 最好的礼物是欢笑, 是送一本《BJ 减压记》。

——《新闻周报》

有史以来最迷人的女子!

——《今日美国》

她不只是小说中的角色, 她已经成为代表这个时代的灵魂人物!

——《标准晚间新闻》

近年来的英文小说中, 很难找到比这本书更有趣味、更贴心、观察更为细腻、更能为读者带来感动与欢笑的小说!

——《每日电讯报》

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一定要坐稳喽, 别坐在椅子边上, 以免你开怀大笑的时候摔一个屁股蹲儿!

——美国亚马逊

精彩可读, 每一页都让人开怀大笑!

——《伦敦周日读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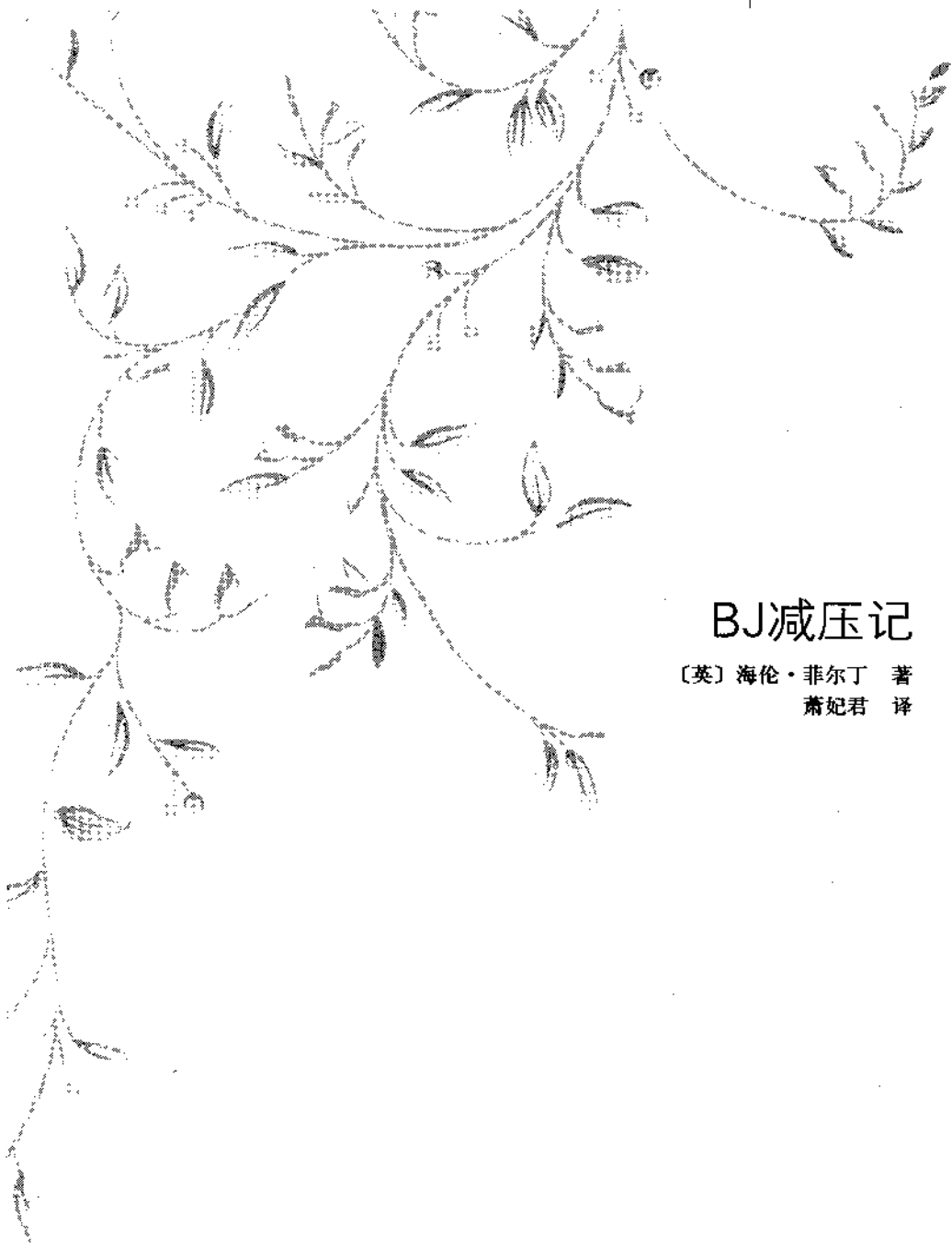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1-05648-7



9 787201 056487 >

定价: 25.00元



BJ减压记

[英] 海伦·菲尔丁 著
萧妃君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BJ 减压记 / [英] 海伦·菲尔丁著, 萧妃君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201-05648-7

I. B… II. ①菲… ②萧… III. 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165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07-71

BRIDGET JONES: THE EDGE OF REASON by HELEN FIELDING
Copyright: ©1999 by HELEN FIELD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BJ 减压记


| | |
|------|-----------------------------|
| 作者 | [英] 海伦·菲尔丁 |
| 译者 | 萧妃君 |
| 策划 |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
| 责任编辑 | 任洁 翟明明 |
| 装帧设计 |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
| 内文制作 | 白雪艳 |
| 出版人 | 刘晓津 |
| 出版发行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社址 |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
| 网址 | http://www.tjrmcbs.com.cn |
| 邮箱 | tjrmcbs@126.com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开本 | 880 × 1270mm 1/32 |
| 印张 | 10.5 |
| 字数 | 250千 |
| 版次 |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201-05648-7 |
| 定价 | 25.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献给所有的布莉琪

目录

- 第一章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1
- 第二章 蟹人不眨眼的水母 19
- 第三章 命中注定的厄运 47
- 第四章 说服 83
- 第五章 达西先生·达西先生 105
- 第六章 到意大利出差 123
- 第七章 多云间阵雨的单身贵族生活 139
- 第八章 噢·宝贝 155
- 第九章 社交地狱 181
- 第十章 火星和金星的垃圾堆相会 203
- 第十一章 噢·迷人的泰国假期 225
- 第十二章 诡谲的时代 257
- 第十三章 呃啊 281
- 第十四章 祸福与共 303
- 第十五章 都是圣诞节惹的祸 317

第一章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1月27日 星期一

58.5kg (完全变成脂肪球了), 男朋友1个 (万岁!), 做爱3次 (哇哈哈!), 卡路里2100, 做爱消耗掉的卡路里600, 因此总共的卡路里为1500 (可以作为典范)。

7:15 a.m. 万岁! 单身的日子结束了。跟成年男子建立稳定的关系已经四星期零五天, 这证明我并不是先前所担忧、害怕的爱情贱民。这种感觉太棒了——有点儿类似杰米玛·歌德史密斯这样的新婚燕尔者。当每个人都想象她跟伊姆朗·康恩缠绵时, 她已悄悄开了家癌症医院。噢, 马克·达西刚刚动了一下。或许他醒来之后, 会跟我探讨我的想法。

7:30a.m. 马克·达西还没醒来。我想, 该起床给他做一顿爱心早餐, 有煎香肠、炒蛋和蘑菇, 说不定弄个班乃迪克蛋或是佛罗伦萨蛋。

7:31a.m. 得先看看班乃迪克蛋或佛罗伦萨蛋究竟是什么东西。

7:32a.m. 不过, 刚好没有蘑菇或香肠。

7:33a.m. 没鸡蛋。

7:34a.m. 猛然想到——也没有牛奶。

7:35a.m. 还没醒。嗯, 嗯! 他好可爱。爱死他熟睡的模样, 和那非常性感、宽阔的肩膀和毛茸茸的胸膛。不过比起他的性感来, 我更对他的头脑感兴趣。

7:37a.m.还没醒。不能弄出声音，这我知道，不过也许我可以用心电感应巧妙地唤醒他。

7:40a.m.也许会放……呃啊啊啊啊！

7:50a.m.马克·达西猛然坐起身来发飙：“布莉琪，我睡觉的时候，请你不要残忍地盯着我看，去找点别的事情做吧！”

8:45a.m.在 Coins Cafe 享用了卡布奇诺、巧克力牛角面包和香烟。在公共场所抽根烟，不用管什么淑女的端庄形象，感觉真轻松。其实有个男人在你家待着相当不自在，你不但不能优哉游哉享受厕所时光；而且好像进了毒气室一样，随时会想到另一个人上班快迟到了或是急着想上厕所这一类事情。此外，马克晚上睡觉前的习惯也让我烦恼，他一定要把内裤叠好，然后尴尬地递给我，这只是为了把我们的衣服整整齐齐叠放在地板上。今晚他还会过来，我得在上班前或下班后去趟超市。这个嘛，倒也不是一定得去，但可怕的是，我很想去。如此看来，我很可能会变成那种“传统老祖母型”女性。

8:50 a.m.嗯。不知道马克·达西会不会是个好爸爸？（我的意思是，孩子的爸爸，不是说我自己的。那样说太有恋父情结了啦，讨厌。）

8:55a.m.不管怎样，不能太黏人或痴心妄想。

9:00a.m.不知道尤娜和杰夫瑞·厄康伯利会不会允许我们在他们的草坪上架设宴会用的大幕帐——呃啊啊啊啊！

是我妈，穿着“乡村休闲风格”的百褶裙和缝着闪亮金纽扣的苹果绿休闲衫，正厚颜无耻地走进咖啡馆，那副模样像极了出现在下议院的外星人，不断喷出黏液，却还能镇定自若地坐在前排席位。

“嗨，亲爱的，”她非常兴奋地说，“我刚好要去 Debenhams 咖啡馆，知道你一向喜欢在这儿用早餐，所以顺道过来，看你何时才肯把自己打扮得艳光四射。噢，我想来杯咖啡。你觉得他们会帮我热一下牛奶吗？”

“妈，我早跟你说过我不想打扮得艳光四射嘛。”我低声抱怨，脸都涨红了，因为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还有一个板着脸、疲于奔命的女服务生也在催我们快一点。

“噢，别老是这么古板行不行，亲爱的。你需要声明你的自我主张啊！不能老在裹着蜜糖的谎言里灰头土脸地摇摆不定。噢，你在听我说话吧，亲爱的。”

妈妈忽而改用徐缓、和善的口吻说：“咱们试着跟这位等候已久的侍者交个朋友，也试着成为这家咖啡馆里最特别的人吧。”

“嗯，我……来……看……看……你知道吗？我想我会点杯咖啡。今天早上我已经在格拉夫顿庄园和我老公柯林喝了好多茶，现在一想到茶就犯恶心。你能帮我热一些牛奶吗？否则我会消化不良的。然后我女儿布莉琪要……”

噢！做父母的怎么都这样？为什么？难道这是绝望的成熟人士恳求受到瞩目和重视的方式？还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太过忙碌，又喜欢彼此猜忌，以致无法用率直、友善的态度待人？记得初到伦敦的时候，我总是笑脸迎人——直到有一天在电梯里，有个男人在我背后打手枪。

“意大利浓缩？滴漏式？拿铁？卡布奇诺——低脂或无咖啡因？”女服务生咄咄说得飞快，而且一边清理别桌的杯盘，一边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我，仿佛都是我的错。

“低脂无因‘卡布’和一杯拿铁。”我满怀歉疚地说。

“这女孩脾气真大，她不会讲英文吗？”妈似乎想挽回颜面，愤慨地说：“这地方真可笑，不是吗？难道她们不知道早上出门怎么穿才得体吗？”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邻桌有几个民族风格打扮、好像一出生就拥有一大笔信托基金的妙龄女郎。其中一个正在敲她的笔记本电脑，她穿着一双 Timberland 鞋、一条感觉像衬裙的裙子、一顶拉斯特法里软帽和一件羊

毛上衣；另一个穿着 Prada 高跟鞋、长袜、冲浪短裤、拖地的驼皮外套，和一顶带耳罩的不丹牧人毛帽，正对着她的手机大吼：“我的意思是，他说如果他再发现我抽大麻，他就要收回那间公寓。我简直是，‘去你的，老爸！’”——这时，她六岁大的小孩正低着头、可怜兮兮地吃着一盘炸薯条。

“那个女孩是在用那种下流话自言自语吗？”妈说，“你简直是住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你就不能住在正常人附近，过更好的生活吗？”

“他们都是正常人。”我激愤地说，还对着外头的街景使劲点头。不幸的是，恰好有个身穿棕色长袍的修女推一部载着两个宝宝的婴儿车经过。

“你看看，这就是你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原因了。”

“我才没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别不承认，”她说，“不说这个了，跟马克进展得如何？”

“很愉快。”我神思恍惚地说，而她正仔细打量着我。

“你不会跟他那个，对吧？他不会娶你，你知道的。”

呃。呃。十八个月来她一直努力怂恿我跟那个男人（“麦尔康和伊莲的儿子，天之骄子，离婚了，非常孤单又有钱哪！”）认识，如今我刚跟那人交往没多久，就觉得好像在参加障碍赛跑，必须使尽全力攀过一道道栅栏和绳网，好带一个奖杯回去孝敬她。

“你知道以后他们会怎么说？”她继续说，“‘噢，她是块容易到手的肉。’我的意思是，当莱尔·罗伯萧开始跟波希瓦交往，她母亲说：‘要确定他那东西只是用来小便。’”

“妈——”我抗议道。其实我想说的是，荒唐的人是妈妈你自己吧。六个月前，你还拎着一只男用手提包打算跟一个葡萄牙导游私奔呢。

“噢，我跟你提过吗？”她突然打岔，委婉地变换话题，“尤娜跟我要去肯尼亚。”

“什么？”我大吼。

“我们要去肯尼亚！想不到吧，亲爱的，去最酷的非洲哪！”

我的脑袋开始像榨汁机一样使劲地转，极力搜寻着所有可能的解释——

妈要去传道？妈最近又租了《非洲之旅》的录像带？或者妈突然想起《狮子与我》的情节，毅然决定开始养狮子？

“是的，亲爱的。我们想去狩猎，还想见见玛赛的部落民族，然后住进一家海滩旅馆！”

榨汁机嘎地停止，我脑海中的画面定格在一群德国老女人在非洲海滩“吃嫩草”的情景。我冷静地注视着我妈。

“你不会又想胡搞一通了吧？”我说，“爸可刚从你跟朱利欧那档子事中恢复过来。”

“坦白说，亲爱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朱利欧不过是我的朋友——还是笔友！我们都需要朋友，亲爱的。我是说，即使婚姻生活再美满，只有一个伴侣还是不够的，人需要各个年龄段、种族、宗教和部落的朋友。每个人都必须拓展自己各方面的意识……”

“你们何时出发？”

“噢，还没定呢，亲爱的。只是有这想法。哎哟，得走了。拜拜！”

讨厌！九点十五了。晨会要迟到了。

11:00a.m. Sit Up Britain 办公室。很幸运的，晨会只迟到两分钟，还把外套卷成球状藏起来，弄得好像我已到办公室几个小时，只是刚巧被其他部门的紧急事务缠身，无法及时赶来开会的样子。沉着地在这凌乱的办公室里给自己腾出一点空间，这里充斥着白天节目做得很糟糕的迹象——这儿有只底部有充气孔的羊；那儿有张拼凑照片，是克劳蒂亚·雪佛的身材接上奥尔布莱特的头；一大张卡纸做的告示牌写着：“女同性恋！走开！”朝理查·芬奇瞄一眼：张扬的鬓角和一副黑色的 Jarvis Cocker 眼镜，肥胖的身体无奈地被挤进一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复古式套装里，他又在对研究小组那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发飙。

“快点，布莉琪老牛拖破车又迟到了！”他大声吼着，还识破我的妙计，“我不是付钱请你把外套卷成球装无辜的，我可是付钱请你及时出现并想出好点子的！”

说实在的，他对我日复一日的侮辱，已超过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

“对，布莉琪！”他大吼着说，“我想的是新工党女性，我想的是影像和角色。我要芭芭拉·弗莱特到摄影棚来，要她给玛格莉特·贝克特改造一下，强光、黑色小衣服、长筒袜。我要玛格莉特的腿部看起来很性感。”

有时理查·芬奇要求我做的事情简直荒谬透顶。终有一天，我会发现自己在说服哈丽特·哈曼和泰莎·乔威尔站在一家超市里，而且我得询问每个经过的购物者能否分辨出她们谁是谁；或者努力说服一位狩猎大师，要他被一群狐狸追逐，而且还得在乡间小路裸奔。一定得找一个更值得付出心力，而且能让生活充实的工作才行——护士？也许吧。

11:03a.m.办公室。对了，最好打电话给工党新闻处。嗯，脑子里不断闪现我们做爱的画面。希望早上马克·达西不是真的生气了。这时打电话给工作中的他会不会太早？

11:05a.m.没错。就像《如何得到你的梦中情人》所说的——也可能是《留住你的情人》——把女人和男人混合成一体是件极其微妙的事。男人必须主动追求女人。打算等他打电话给我。最好先看看报纸，了解一下新工党政策，以免以后真的把玛格莉特·贝克特……呃啊啊！

11:15a.m.理查·芬奇又开始发飙了。我已经想好用猎狐这一选题替代工党女性的选题，而且必须在莱斯特郡作现场直播。一定不能慌张，我是个自信、聪慧、敏感且有内涵的女人，我的自我价值不是来自世俗的成就，而是发自内心，我是充满自信、聪慧……噢，天啊，烦死了，不想踏入这个满是怪人、令人头晕目眩的世界。

11:17a.m.老实说，出去做采访真是棒极了。这是重任啊——相比而言，很显然，我无需决定是否要发射巡航导弹到伊拉克，或在手术进行期间握着钳子夹紧大动脉瓣膜，但有机会在镜头前质问“狐狸杀手”，而且我

自认这比较像 BBC 的杰里米·帕克斯曼采访伊朗（或是伊拉克）大使。

11:20a.m.说不定还可能被挖去报道晚间新闻哟。

11:21a.m.或者做一系列的短篇专题报道。啊哈！对了，最好把剪报带着……噢，电话。

11:30a.m.本想置之不理，但随即想到可能是受访者打来的——雨果爵士，那个对草料仓、猪圈别有见解的“波因顿狐狸杀手”，于是接起电话——是玛格达。

“嗨，布莉琪！我打电话是想说……瓶子里！瓶子里！把它插进瓶子里！”

听见咣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哗啦啦的水声，还有人用惨叫般的声音，吼着“妈咪会打人！她会打屁股！”电话那边似乎已陷入疯狂状态。

“玛格达！”我大喊，“回来！”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终于回来，“我打给你是想说……把你的柳枝插进瓶子里！如果你让它伸出来，它就会垂到地板上了！”

“我正忙着呢，”我用恳求的语气说，“我得在两分钟以内出发，要去莱斯特郡……”

“很好，好极了，你以为我是打来发牢骚的！你们全都是光鲜亮丽的重要人物，而我是同两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待在家里的主妇。反正，我是打来告诉你，我已经跟我的木匠师傅约好，他明天会去帮你做柜子。抱歉，我无聊的家事惹你烦了。他叫盖瑞·威尔萧。再见。”

正要打回去给玛格达时，电话又响了，是茱儿，她正怯懦地细声啜泣着。

“没事的，茱儿，没事的。”我说，用下巴夹住话筒，试着把剪报塞进我的公文包。

“是卑鄙理察——浑蛋。”

噢，老天。圣诞节过后，沙伦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让茱儿相信，她只要再次发神经，跟卑鄙理察谈他变化无常的承诺恐惧症的问题，她肯定会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有未来。

在堂而皇之的自爱借口下，她才毅然跟他划清界线、剪去长发，并且开始穿起皮外套和嬉皮牛仔裤，在伦敦的金融商业中心认真工作。每个曾经揣测茱儿套装底下的身材、整天只知道注重礼仪的家伙，诸如雨果、强尼和杰尔斯，纷纷开始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与此同时，她似乎每晚都跟不同的人通电话。但不知怎么，只要提到卑鄙理察，她还是会泪流满面、伤心欲绝。

“我刚刚在清理他留下的东西，准备全部扔掉，结果我发现这本自我成长的书……书名叫……叫……”

“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跟我说。”

“叫作《如何与妙龄女郎约会：给三十五岁以上男人的指南》。”

天啊！

“我只觉得好惨，好惨……”她哽咽着说，“我无法忍受再次陷入约会的地狱……这是一片令人迷惘的汪洋……我注定要孤单过一辈子了……”

我在友谊的重要性和不能及时赶到莱斯特郡之间，努力寻求平衡。我先给她急救性的建议好了，不能坐视不管。

“噢，谢了，布莉琪，”茱儿说，很快就变得比较冷静了，“今晚可以碰个面吗？”

“嗯，这个嘛，马克要过来。”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

“好，”她冷冷地说，“好。不必了，你好好享乐吧。”

噢，天啊，自从我有了男朋友，就觉得很对不起茱儿与沙伦，觉得自己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叛徒。已排定明晚跟茱儿碰面，至于沙伦嘛，只要今晚在电话里向她详细报告就可以了。现在，最好赶紧打电话给玛格达，确认她没有生我气，同时也希望她能了解，我光鲜亮丽的工作背后是怎样的景况。

“谢谢你，布莉琪，”玛格达在跟我聊了一会儿之后说，“我只是有了宝宝以后情绪低落，而且感到寂寞。杰里米明晚又要加班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过来陪我？”

“嗯，这个嘛，我必须到 192 跟茱儿碰面。”

电话那头出现哄骗性的停顿。

“我想你是不屑跟我这个乏味的‘自满的已婚族’相处吧？”

“不，不是的，你也来嘛。要是你能来就太棒了！”我矫枉过正了。茱儿一定会极度不悦，因为如此一来，话题焦点就不会集中在卑鄙理察身上了，但我决定稍后再来解决。现在我真的快迟到了，而且必须在完全没读过猎狐剪报的情况下赶到莱斯特郡。或许可以在车上等红灯的时候读。该不该火速打个电话给马克·达西，告诉他我要去哪儿？

嗯……不。馊主意。但万一我迟到了呢？最好打个电话。

11:35a.m.嗯哼。对话如下：

马克：哈啰，我是达西。

我：我是布莉琪。

马克：（停顿）呃。一切还好吗？

我：还好。昨晚很不错，对不对？我是说——你知道，我们……

马克：是，我真的知道。近乎完美。（停顿）事实上我正在跟印尼大使、国际特赦组织的主席，以及工商贸易部次长谈事情。

我：噢。对不起。我正要去莱斯特郡。我想我该让你知道，以免万一我真有什么意外。

马克：万一怎样……什么？

我：我是说万一我……迟到。（我怯懦地讲完。）

马克：好。这个嘛，何不打个电话告知对方你到达的时间？非常好。就这样啰，再见。

嗯——觉得我不应该打那通电话。《理智地爱你的男人》特别提到，男人最不喜欢他们正忙的时候，接到你打去的无聊电话。

7:00p.m.回到公寓。整个午后犹如噩梦一场。在经历了极具挑战性的交通状态以及被雨阻碍的旅程之后，发现自己身处雨水肆虐的莱斯特郡。我敲一间被运马拖车环绕的大房子的门时，距离转播开始只差三十分钟。门突然打开，走出一个高大的男子，他身穿灯芯绒裤和相当性感、宽松的套头背心。

“哼，”他边上下打量我边说，“该死的，快进来吧。你的人都在后头等着。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突然被一桩高层的政治事务缠住了。”在他领我到一间满是狗和马鞍的厨房时，我傲慢地说。他转身怒气冲冲地瞪着我，猛然拍了一下桌子。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是他们一旦下命令，我们甚至不能在星期天打猎，这算哪门子的道理？呸！”

“这个嘛，你还会扯到蓄奴的话题，对吧？”我嘟哝着说，“或是切下猫的耳朵。一群人和狗为了找乐，在一只饱受惊吓的小动物后面猛追，对我来说，这行为一点儿也不绅士。”

“你看过该死的狐狸对鸡做了什么吗？”雨果爵士怒吼道，脸都涨红了，“如果我们不猎捕它们，乡间家禽很快就会被蹂躏殆尽。”

“那就射杀它们啊，”我说，用谋杀般的眼神瞪着他，“慈悲点吧。就像猎犬赛跑一样，在星期天追逐别的东西嘛。把一只浸透狐狸味儿的绒毛动物绑在铁丝上啊。”

“射杀它们？你尝试过射杀一只该死的狐狸吗？那样整间该死的商店里就会充满你那些饱受惊吓、拼命垂死挣扎的小狐狸，绒毛动物。噢——”

他忽然抓起话筒打电话，“芬奇，你这个大混蛋！”他怒吼着，“你派了什么人来见我……该死的左翼分子吗？如果你想刊登在下礼拜天的《Quorn》上面……”这时摄影师在门口探头探脑、气呼呼地说：“噢，你到了，是你，没错吧？”然后他看看手表，“不管怎样，你都应该先告知我们一下的。”

“芬奇有话跟你说。”雨果爵士说。